

## 第 九 十 四 回

### 冯谖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

话说孟尝君自秦逃归，道经于赵，平原君赵胜出迎于三十里外，极其恭敬。赵人素闻人传说孟尝之名，未见其貌，至是争出观之。孟尝君身材短小，不逾中人，观者或笑曰：“始吾慕孟尝君，以为天人，必魁然有异，今观之，但渺小丈夫耳！”和而笑者复数人。是夜，凡笑孟尝君者皆失头。平原君心知孟尝门客所为，不敢问也。

再说齐湣王既遣孟尝君往秦，如失左右手，恐其遂为秦用，深以为忧，乃闻其逃归，大喜，仍用为相国，宾客归者益众，乃置为客舍三等：上等曰“代舍”，中等曰“幸舍”，下等曰“传舍”。代舍者，言其人可以自代也，上客居之，食肉乘舆。幸舍者，言其人可任用也，中客居之，但食肉不乘舆。传舍者，脱粟之饭，免其饥馁，出入听其自便，下客居之。前番鸡鸣狗盗及伪券有功之人，皆列于代舍。所收薛邑俸入，不足以给宾客，乃出钱行债于薛，岁收利息，以助日用。

一日，有一汉子，状貌修伟，衣敝褐，蹑草屨，自言姓冯，名谖，齐人，求见孟尝君。孟尝君揖之与坐，问曰：“先生下辱，有以教文乎？”谖曰：“无也。窃闻君好士，不择贵贱，故不揣以贫身自归耳。”孟尝君命置传舍。十余日，孟尝君问于传舍长曰：“新来客何所事？”传舍长答曰：“冯先生贫甚，身无别物，止存一剑，又无剑囊，以蒯缢系之于腰间。食毕，辄弹其剑而歌曰：‘长铗归来兮，食无鱼！’”孟尝君笑曰：“是嫌吾食俭也。”乃迁之于幸舍，食鱼肉，仍使幸舍长候其举动：“五日后，来告我。”居五日，幸舍长报曰：“冯先生弹剑而歌如故，但其辞不同矣。曰：‘长铗归来兮，出无车！’”孟尝君惊曰：“彼欲为我上客乎？其人必有异也。”又迁之代舍。复使代舍长伺其歌否。谖乘车日出夜归，又歌曰：“长铗归来兮，无以为家！”代舍长诣孟尝君言之。孟尝君蹙额曰：“客何无餍之甚乎？”更使伺之，谖不复歌矣。

居一年有余，主家者来告孟尝君：“钱谷只勾一月之需。”孟尝君查贷券，民间所负甚多，乃问左右曰：“客中谁能为我收债于薛者？”代舍长进曰：“冯先生不闻他长，然其人似忠实可任。向者自请为上客，君其试之。”孟尝君请冯谖与言收债之事。冯谖一诺无辞，遂乘车至薛，坐于公府。薛民万户，多有贷者，闻薛公使上客来征息，时输纳甚众，计之得息钱十万。冯谖将钱多市牛酒，预出示：“凡负孟尝君息钱者，勿论能偿不能偿，来日悉会府中验券。”百姓闻有牛酒之犒，皆如期而来。冯谖一一劳以酒食，劝使酣饱，因而旁观，审其中贫富之状，尽得其实。食毕，乃出券与合之，度其力饶，虽一时不能，后可相偿者，与为要约，载于券上；其贫不能偿者，皆罗拜哀乞宽期。冯谖命左右取火，将贫券一笥，悉投火中烧之，谓众人曰：“孟尝君所以贷钱于民者，恐尔民无钱以为生计，非为利也。然君之食客数千，俸食不足，故不得已而征息以奉宾客。今有力者更为期约，无力者焚券蠲免，君之施德于尔薛人，可谓厚矣。”百姓皆叩头欢呼曰：“孟尝君真吾父母也！”早有人将焚券事报知孟尝君。孟尝君大怒，使人催召谖，谖空手来见，孟尝君假意问曰：“客劳苦，收债毕乎？”谖曰：“不但为君收债，且为君收德！”孟尝君色变，让之曰：“文食客三千人，俸食不足，故贷钱于薛，冀收余息，以助公费。闻客得息钱，多具牛酒，与众乐饮，复焚券之半，犹曰：‘收德’，不知所收何德也？”谖对曰：“君请息怒，容备陈之。负债者多，不具牛酒为欢，众疑，不肯齐赴，无以验其力之饶乏。力饶者为期约。其乏者虽严责之，亦不能偿，久而息多，则逃亡耳。区区之薛，君之世封，其民乃君所与共安危者也。今焚无用之券，以明君之轻财而爱民，仁义之名，流于无穷，此臣所谓为君收德者矣。”孟尝君迫于客费，心中殊不以为然，然已焚券，无可奈何，勉为放颜，揖而谢之。史臣有诗云：

逢迎言利号佳宾，焚券先虞触主嗔。

空手但收仁义返，方知弹铗有高人。

却说秦昭襄王悔失孟尝君，又见其作用可骇，想道：“此人用于齐国，终为秦害！”乃广布谣言，流于齐国，言：“孟尝君名高天下，天下知有孟尝君，不知有齐王，不日孟尝君且代齐矣！”又使人说楚顷襄王曰：“向者六国伐秦，齐兵独后，因楚王自为纵约长，孟尝君不服，故不肯同兵。及怀王在秦，寡君欲归之，孟尝君使人劝寡君勿归怀王，以太子见质于齐，欲秦杀怀王，彼得留太子以要地于齐，故太子几不得归，而怀王竟死于秦。寡君之得罪于楚，皆孟尝君之故也。寡君以楚之故，欲得孟尝君而杀之，会逃归不获。今复为齐相专权，旦暮篡齐，秦、楚自此多事矣。寡君愿悔前之祸，与楚结好，以女为楚王妇，共备孟尝君之

变，幸大王裁听！”楚王惑其言，竟通和于秦，迎秦王之女为夫人，亦使人布流言于齐。齐湣王疑之，遂收孟尝君相印，黜归于薛。宾客闻孟尝君罢相，纷纷散去；惟冯谖在侧，为孟尝君御车。未至薛，薛百姓扶老携幼相迎，争献酒食，问起居。孟尝君谓谖曰：“此先生所谓为文收德者也！”冯谖曰：“臣意不止于此，倘借臣以一乘之车，必令君益重于国，而俸邑益广。”孟尝君曰：“惟先生命！”

过数日，孟尝君具车马及金币，谓冯谖曰：“听先生所往。”冯谖驾车，西入咸阳，求见昭襄王，说曰：“士之游秦者，皆欲强秦而弱齐；其游齐者，皆欲强齐而弱秦。秦与齐势不两雄，其雄者，乃得天下。”秦王曰：“先生何策可使秦为雄而不为雌乎？”冯谖曰：“大王知齐之废孟尝君否？”秦王曰：“寡人曾闻之，而未信也。”冯谖曰：“齐之所以重于天下者，以有孟尝君之贤也。今齐王惑于谗毁，一旦收其相印，以功为罪，孟尝君怨齐必深，乘其怀怨之时，而秦收之以为用，则齐国之阴事，以将尽输于秦，用以谋齐，齐可得也，岂特为雄而已哉？大王急遣使，载重币，阴迎孟尝君于薛，时不可失！万一齐王悔悟而复用之，则两国之雌雄未可定矣。”时樗里疾方卒，秦王急欲得贤相，闻谖言大喜，乃饰良车十乘，黄金百镒，命使者以丞相之仪从，迎孟尝君。冯谖曰：“臣请为大王先行报孟尝君，使之束装，毋淹来使。”冯谖疾驱至齐，未暇见孟尝君，先见齐王，说曰：“齐、秦之互为雌雄，王所知也。得人者为雄，失人者为雌。今臣闻道路之言，秦王幸孟尝君之废，阴遣良车十乘，黄金百镒，迎孟尝君为相，倘孟尝君西入相秦，反其为齐谋者以为秦谋，则雄在秦，而临淄、即墨危矣！”湣王色动，问曰：“然则如何？”冯谖曰：“秦使旦暮且至薛，大王乘其未至，先复孟尝君相位，更广其邑封，孟尝君必喜而受之。秦使者虽强，岂能不告于王，而擅迎人之相国哉？”湣王曰：“善。”然口虽答应，意未深信，使人至境上，探其虚实，只见车骑纷纷而至，询之果秦使也。使者连夜奔告湣王，湣王即命冯谖持节迎孟尝君，复其相位，益封孟尝君千户。秦使者至薛，闻孟尝君已复相齐，乃转辕而西。孟尝君既复相位，前宾客去者复归。孟尝君谓冯谖曰：“文好客无敢失礼，一日罢相，客皆弃文而去；今赖先生之力，得复其位，诸客有何面目复见文乎？”冯谖答曰：“夫荣辱盛衰，物之常理，君不见大都之市乎？旦则侧肩争门而入，日暮为墟矣，为所求不在焉。夫富贵多士，贫贱寡交，事之常也，君又何怪乎？”孟尝君再拜曰：“敬闻命矣。”乃待客如初。

是时，魏昭王与韩釐王奉周王之命，“合纵”伐秦，秦使白起将兵迎之，大战于伊阙，斩首二十四万，虏韩将公孙喜，取武遂地二百里；遂伐魏，取河东西四百里。昭襄王大喜，以七国皆称王，不足为异，欲别立帝号，以示贵重，而嫌于

独尊，乃使人言于齐湣王曰：“今天下相王，莫知所归。寡人意欲称西帝，以主西方，尊齐为东帝，以主东方，平分天下。大王以为何如？”湣王意未决，问于孟尝君，孟尝君曰：“秦以强横见恶于诸侯，王勿效之。”逾一月，秦复遣使至齐，约共伐赵。适苏代自燕复至，湣王先以并帝之事，请教于代。代对曰：“秦不致帝于他国，而独致于齐，所以尊齐也。却之，则拂秦之意，直受之，则取恶于诸侯。愿王受之而勿称，使秦称之，而西方之诸侯奉之，王乃称帝，以王东方，未晚也；使秦称之，而诸侯恶之，王因以为秦罪。”湣王曰：“敬受教。”又问：“秦约伐赵，其事何如？”苏代曰：“兵出无名，事故不成。赵无罪而伐之，得地则为秦利，齐无与焉。今宋方无道，天下号为桀宋，王与其伐赵，不如伐宋，得其地可守，得其民可臣，而又有诛暴之名，此汤武之举也。”湣王大悦，乃受帝号而不称，厚待秦使，而辞其伐赵之请。秦昭襄王称帝才二月，闻齐仍称王，亦去帝号，不敢称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宋康王乃宋辟公辟兵之子，剔成之弟，其母梦徐偃王来托生，因名曰偃。生有异相，身長九尺四寸，面阔一尺三寸，目如巨星，面有神光，力能屈伸铁钩。于周显王四十一年，逐其兄剔成而自立。立十一年，国人探雀巢，得蛻卵，中有小鸱，以为异事，献于君偃。偃召太史占之。太史布卦奏曰：“小而生大，此反弱为强，崛起霸王之象。”偃喜曰：“宋弱甚矣，寡人不兴之，更望何人。”乃多检壮丁，亲自训练，得劲兵十万余。东伐齐，取五城；南败楚，拓地三百余里；西又败魏军，取二城；灭滕，有其地。因遣使通好于秦，秦亦遣使报之。自是宋号强国，与齐、楚、三晋相并。偃遂称为宋王。自谓天下英雄，无与为比，欲速就霸王之业。每临朝，辄令群臣齐呼万岁，堂上一呼，堂下应之，门外侍卫亦俱应之，声闻数里。又以革囊盛牛血，悬于高竿，挽弓射之，弓强矢劲，射透革囊，血雨从空乱洒，使人传言于市曰：“我王射天得胜。”欲以恐吓远人。又为长夜之饮，以酒强灌群臣，而阴使左右以热水代酒自饮。群臣量素洪者，皆潦倒大醉，不能成礼；惟康王惺然。左右献谏者，皆曰：“君王酒量如海，饮千石不醉也。”又多取妇人为淫乐，一夜御数十女，使人传言：“宋王精神兼数百人，从不倦怠。”以此自炫。

一日，游封父之墟，遇见采桑妇甚美，筑青陵之台以望之。访其家，乃舍人韩凭之妻息氏也。王使人喻凭以意，使献其妻，凭与妻言之，问其愿否，息氏作诗以对曰：

“南山有鸟，北山张罗，鸟自高飞，罗当奈何？”

宋王慕息氏不已，使人即其家夺之。韩凭见息氏升车而去，心中不忍，遂自杀。宋王召息氏共登青陵台，谓之曰：“我宋王也，能富贵人，亦能生杀人，况汝夫已

死，汝何所归？若从寡人，当立为王后。”息氏复作诗以对曰：

“鸟有雌雄，不逐凤凰，妾是庶人，不乐宋王。”

宋王曰：“卿今已至此，虽欲不从寡人，不可得也！”息氏曰：“容妾沐浴更衣，拜辞故夫之魂，然后侍大王巾栉耳。”宋王许之。息氏沐浴更衣讫，望空再拜，遂从台上自投于地。宋王急使人揽其衣不及，视之气已绝矣。简其身畔，于裙带得书一幅，书云：“死后，乞赐遗骨与韩凭合葬一冢，黄泉感德！”宋王大怒，故为二冢，隔绝埋之，使其东西相望，而不相亲。埋后三日，宋王还国。忽一夜，有文梓木生于二冢之傍，旬日间木长三丈许，其枝自相附结成连理，有鸳鸯一对飞集于枝上，交颈悲鸣。里人哀之曰：“此韩凭夫妇之魂所化也！”遂名其树曰：“相思树”。髯仙有诗叹云：

相思树上两鸳鸯，千古情魂事可伤！

莫道威强能夺志，妇人执性抗君王。

群臣见宋王暴虐，多有谏者。宋王不胜其渎，乃置弓矢于座侧，凡进谏者，辄引弓射之。尝一日间射杀景成、戴乌、公子勃等三人。自是举朝莫敢开口，诸侯号曰桀宋。

时齐湣王用苏代之说，遣使于楚、魏，约共攻宋，三分其地。兵既发，秦昭王闻之，怒曰：“宋新与秦欢，而齐伐之，寡人必救宋，无再计。”齐湣王恐秦兵救宋，求于苏代。代曰：“臣请西止秦兵，以遂王伐宋之功。”乃西见秦王曰：“齐今伐宋矣，臣敢为大王贺。”秦王曰：“齐伐宋，先生何以贺寡人乎？”苏代曰：“齐王之强暴，无异于宋，今约楚、魏攻宋，其势必欺楚、魏。楚、魏受其欺必向西而事秦。是秦损一宋以饵齐，而坐收楚、魏之二国也，王何不利焉？敢不贺乎？”秦王曰：“寡人欲救宋何如？”代答曰：“桀宋犯天下之公怒，天下皆幸其亡，而秦独救之，众怒且移于秦矣。”秦王乃罢兵不救宋。齐师先至宋郊，楚、魏之兵亦陆续来会，齐将韩聂、楚将唐昧、魏将芒卯，三人做一处商议。唐昧曰：“宋王志大气骄，宜示弱以诱之。”芒卯曰：“宋王淫虐，人心离怨，我三国皆有丧师失地之耻，宣传檄文，布其罪恶，以招故地之民，必有反戈而向宋者。”韩聂曰：“二君之言皆是也。”乃为檄数桀宋十大罪：一、逐兄篡位，得国不正；二、灭滕兼地，恃强凌弱；三、好攻乐战，侵犯大国；四、革囊射天，得罪上帝；五、长夜酣饮，不恤国政；六、夺人妻女，淫荡无耻；七、射杀谏臣，忠良结舌；八、僭拟王号，妄自尊大；九、独媚强秦，结怨邻国；十、慢神虐民，全无君道。檄文到处，人心耸惧，三国所失之地，其民不乐附宋，皆逐其官吏，登城自守，以待来兵，于是所向皆捷，直逼睢阳。宋王偃大阅车徒，亲领中军，离城十里结营，以防攻突。韩聂先遣部下将间



丘俭，以五千人挑战，宋兵不出。闾丘俭使军士声洪者数人，登辘车朗诵桀宋十罪，宋王偃大怒，命将军卢曼出敌，略战数合，闾丘俭败走，卢曼追之，俭尽弃其车马器械，狼狈而奔。宋王偃登垒，望见齐师已败，喜曰：“败齐一军，则楚、魏俱丧气矣！”乃悉师出战，直逼齐营，韩聂又让一阵，退二十里下寨。却教唐昧、芒卯二军左右取路，抄出宋王大营之后。

次日，宋王偃只道齐兵已不能战，拔寨都进，直攻齐营，闾丘俭打著韩聂旗号，列阵相持。自辰至午，合战三十余次，宋王果然英勇，手斩齐将二十余员，兵士死者百余人，宋将卢曼亦死于阵。闾丘俭复大败而奔，委弃车仗器械无数，宋兵争先掠取。忽有探子报道：“敌兵袭攻睢阳城甚急！探是楚、魏二国军马。”宋王大怒，忙教整队回军，行不上五里，刺斜里一军突出，大叫：“齐国上将韩聂在此！无道昏君，还不速降！”宋王左右将戴直、屈志高，双车齐出，韩聂大展神威，先将屈志高斩于车下，戴直不敢交锋，保护宋王，且战且走。回至睢阳城下，守将公孙拔认得自家军马，开门放入，三国合兵攻打，昼夜不息。

忽见尘头起处，又有大军到来，乃是齐湣王恐韩聂不能成功，亲帅大将王蠋、太史敫等，引生军三万前来，军势益壮。宋军知齐王亲自领兵，人人丧胆，个个灰心，又兼宋王不恤士卒，昼夜驱率男女守瞭，绝无恩赏，怨声籍籍。戴直言于王偃曰：“敌势猖狂，人心已变，大王不如弃城，权避河南，更图恢复。”宋王此时一片图王定霸之心，化为秋水，叹息了一回，与戴直半夜弃城而遁，公孙拔遂竖起降旗，迎湣王入城。湣王安抚百姓，一面令诸军追逐宋王，宋王走至温邑，为追兵所及，先擒戴直斩之。宋王自投于神农涧中不死，被军士牵出斩首，传送睢阳。齐、楚、魏遂共灭宋国，三分其地。楚、魏之兵既散，湣王曰：“伐宋之役，齐力为多，楚、魏安得受地？”遂引兵衔枚尾唐昧之后，袭败楚师于重丘，乘胜逐北，尽收取淮北之地。又西侵三晋，屡败其军。楚、魏恨湣王之负约，果皆遣使附秦，秦反以为苏代之功矣。湣王既兼有宋地，气益骄恣，使嬖臣夷维往合卫、鲁、邹三国之君，要他称臣入朝。三国惧其侵伐，不敢不从。湣王曰：“寡人残燕灭宋，辟地千里，败梁割楚，威加诸侯。鲁、卫尽已称臣，泗上无不恐惧，旦晚提一旅兼并二周，迁九鼎于临淄，正号天子，以令天下，谁敢违者！”孟尝君田文谏曰：“宋王偃惟骄，故齐得而乘之，愿大王以宋为戒！夫周虽微弱，然号为共主，七国攻战，不敢及周，畏其名也。大王前去帝号不称，天下以此多齐之让，今忽萌代周之志，恐非齐福！”湣王曰：“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桀、纣非其主乎？寡人何不如汤、武？惜子非伊尹、太公耳！”于是复收孟尝君相印。

孟尝君惧诛，乃与其宾客走大梁，依公子无忌以居。那公子无忌乃是魏昭

王之少子，为人谦恭好士，接人惟恐不及。尝朝膳，有一鸠为鹞所逐，急投案下，无忌蔽之，视鹞去，乃纵鸠。谁知鹞隐于屋脊，见鸠飞出，逐而食之，无忌自咎曰：“此鸠避患而投我，乃竟为鹞所杀，是我负此鸠也！”竟日不进膳。令左右捕鹞，共得百余头，各置一笼以献。无忌曰：“杀鸠者止一鹞，吾何可累及他禽！”乃按剑于笼上，祝曰：“不食鸠者，向我悲鸣，我则放汝。”群鹞皆悲鸣。独至一笼，其鹞低头不敢仰视，乃取而杀之，遂开笼放其余鹞。闻者叹曰：“魏公子不忍负一鸠，忍负人乎？”由是士无贤愚，归之如市，食客亦三千余人，与孟尝君、平原君相亚。

魏有隐士，姓侯名赢，年七十余，家贫，为大梁夷门监者。无忌闻其素行修洁，且好奇计，里中尊敬之，号为侯生。于是驾车往拜，以黄金二十镒为贄。侯生谢曰：“赢安贫自守，不妄受人一钱，今且老矣，宁为公子而改节乎？”无忌不能强。欲尊礼之，以示宾客，乃置酒大会。是日，魏宗室将相诸贵客毕集堂中，坐定，独虚左第一席，无忌命驾亲往夷门，迎侯生赴会。侯生登车，无忌揖之上坐，生略不谦逊，无忌执辔在傍，意甚恭敬。侯生又谓无忌曰：“臣有客朱亥，在市屠中，欲往看之，公子能枉驾同一往否？”无忌曰：“愿与先生偕往。”即命引车枉道入市。及屠门，侯生曰：“公子暂止车中，老汉将下看吾客。”侯生下车，入亥家，与亥对坐肉案前，絮语移时，侯生时时睨视公子，公子颜色愈和，略无倦怠。时从骑数十余，见侯生絮语不休，厌之，多有窃骂者。侯生亦闻之，独视公子色终不变。乃与朱亥别，复登车，上坐如故。无忌以午牌出门，比回府已申未矣。诸贵客见公子亲往迎客，虚左以待，正不知甚处有名的游士，何方大国的使臣，俱办下一片敬心伺候。及久不见到，各各心烦意懒，忽闻报说：“公子迎客已至。”众贵客敬心复萌，俱起坐出迎，睁眼相看。及客到，乃一白须老者，衣冠敝陋，无不骇然。无忌引侯生遍告宾客，诸贵客闻是夷门监者，意殊不以为然。无忌揖侯生就首席，侯生亦不谦让。酒至半酣，无忌手捧金卮为寿于侯生之前。侯生接卮在手，谓无忌曰：“臣乃夷门抱关吏也。公子枉驾下辱，久立市中，毫无怠色，又尊臣于诸贵之上，于臣似为过分。然所以为此，欲成公子下士之名耳！”诸贵宾皆窃笑。

席散，侯生遂为公子上客。侯生因荐朱亥之贤，无忌数往候见，朱亥绝不答拜，无忌亦不以为怪，其折节下士如此。今日孟尝君至魏，独依无忌，正合著古语：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”八个字，自然情投意合。孟尝君原与赵平原君公子胜交厚，因使无忌结交于赵胜，无忌将亲姊嫁于平原君为夫人。于是魏、赵通好，而孟尝君居间为重。齐湣王自孟尝君去后，益自骄矜，日夜谋代周为天子。时

齐境多怪异：天雨血，方数百里，沾人衣，腥臭难当；又地坼数丈，泉水涌出；又有人当关而哭，但闻其声，不见其形。由是百姓惶惶，朝不保夕，大夫狐咺、陈举先后进谏，且请召还孟尝君，湣王怒而杀之，陈尸于通衢，以杜谏者。于是王蠋、太史敫等，皆谢病弃职，归隐乡里，不知湣王如何结果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